

第一品 行由

时，大师至宝林，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，请师出，於城中大梵寺讲堂，为众开缘说法。师升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余人、儒宗学士三十余人、僧尼道俗一千余人，同时作礼，愿闻法要。大师告众曰："善知识！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善知识！且听惠能行由，得法事意。"

惠能严父，本贯范阳，左降流于岭南，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遗，移来南海；艰辛贫乏，于市卖柴。时，有一客买柴，使令送至客店。客收去，惠能得钱，却出门外，见一客诵经。惠能一闻经语，心即开悟。遂问："客诵何经？"客曰："《金刚经》。"复问："从何所来，持此经典？"客云："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，门人一千有余；我到彼中礼拜，听受此经。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金刚经，即自见性，直了成佛。"惠能闻说，宿昔有缘，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，令充老母衣粮，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。

惠能安置母毕，即便辞违，不经三十余日，便至黄梅，礼拜五祖。祖问曰："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"惠能对曰："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师，惟求作佛，不求余物。"祖言："汝是岭南人，又是獠獠，若为堪作佛？"惠能曰："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；獠獠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"五祖更欲与语，且见徒众总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务。惠能曰："惠能启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审和尚教作何务？"祖云："这獠獠，根性大利！汝更勿言，著槽厂去。"惠能退至后院，有一行者，差惠能破柴踏碓。经八月余，祖一日忽见惠能，曰："吾思汝之见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与汝言，汝知之否？"惠能曰："弟子亦知师意，不敢行至当前，令人不觉。"

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。吾向汝说：世人生死事大。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，来呈吾看。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，不得迟滞。思量即不中用，见性之人，言下须见。若如此者，轮刀上阵，亦得见之。众得处分，退而递相谓曰："我等众人，不须澄心用意作偈，将呈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，现为教授师，必是他得。我辈漫作偈颂，枉用心力。诸人闻语，总皆息心，咸言我等已后，依止秀师，何烦作偈？"神秀思惟："诸人不呈偈者，为与我他为教授师，我须作偈，将呈和尚，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凡解深浅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觅祖即恶，却同凡心，夺其圣位奚别？若不呈偈，终不待法。大难大难五祖堂前，有步廊三间，拟请供奉卢珍，画楞伽变相，及五祖血脉图，流传供养。神秀作偈成已，数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拟呈不得；前后经四日，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秀乃思惟："不如向廊下书著，从他和尚看见。忽若道好，即出礼拜，云是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小中数年，受人礼拜，更修何道？"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执灯，书偈於南廊壁间，呈心所见。偈曰："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"

秀书偈了，便却归房，人总不知。秀复思惟："五祖明日见偈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业障重，不合得法。"圣意难测，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五更。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，不见自性。天明，祖唤卢供奉来，向南廊壁问，绘画图相，忽见其偈，报言："供奉却不用画，劳尔远来。经云：'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'但留此偈，与人诵持，依此偈修。免堕恶道，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"令门人炷香礼敬，尽诵此偈，即得见性，门人诵偈，皆叹善哉。祖三更唤秀入堂，问曰："偈是汝作否？"秀言："实是秀作，不

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："汝作此偈，未见本性，只到门外，未入门内。如此见解，觅无上菩提，了不可得；

无上菩提，须得言下识自本心，凡自本性，不生不灭。於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见，万法无滞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其实，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，一两日思惟，更作一偈，将来吾看；汝偈若入得门，付汝衣法。"神秀作礼而出。又经数日，作偈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坐不乐。

复两日，有一童子於碓坊过，唱诵其偈；惠能一闻，便知此偈未见本性，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意。遂问童子曰："诵者何偈？"童子曰："尔这獠獠不知，大师言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付衣法，令门人作偈来看。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，於南廊壁上，书无相偈，大师令人皆诵，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惠能曰："我亦要咏此，结来生缘。上人！我此踏碓，八个馀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。"童子引至偈前礼拜，惠能曰："惠能不识字，请上人为读。"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名日用，便高声读。惠能闻已，遂言："亦有一偈，望别驾为书。"别驾言："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！"惠能向别驾言："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於初学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没意智。"别驾言："汝但诵偈，吾为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"惠能偈曰："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"

书此偈已，徒众总惊，无不嗟讶，各相谓言："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时，使他肉身菩萨。"祖见众人惊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鞋擦了偈，曰："亦未见性。"众以为然。

次日，祖潜至碓坊，见能腰石舂米，语曰："求道之人，当如是乎？"乃问曰："米熟也未？"惠能曰："米熟久矣，犹欠筛在。"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会祖意，三鼓入室；祖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，为说金刚经。至"应无所住而生其心"，惠能言下大悟，"一切万法，不离自性。"遂启祖言："何期自性，本自清净；何期自性，本不生灭；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本无动摇；何期自性，能生万法。"祖知悟本性，谓惠能曰："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；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"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及衣钵。云："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流布将来，无令断绝。听吾偈曰：

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，
无情亦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

祖复曰："昔达磨大师，初来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传此衣，以为信体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，佛佛惟传本体，师师密付本心；衣为争端，止汝勿传。若传此衣，命如悬丝，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"惠能启曰："向甚处去？"祖云："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"三更，领得衣钵，五祖送至九江驿，祖令上船，惠能随即把橹。祖云："合是吾渡汝。"惠能云："迷时师度，悟了自度。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惠能生在边才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付法！今已得悟，只合向性自度祖云："如是，如是。以后佛法，由汝大行矣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速说，佛法难起。"

惠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余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一十五载，时与猎人随宜说法。猎人常令守网，每见生命，尽放之。每至饭时，以菜寄煮肉锅。或问，则对曰："但吃肉边菜。"一日思惟："时当弘法，不可终遁。"遂出至广州法性寺。值印宗法师，讲《涅槃经》。时有风吹幡动，一僧曰："风动"，一僧曰："幡动"，议论不已，惠能进曰："不是

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一众骇然，印宗延至上席，征诘奥义，见惠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“行者定非常人，久闻黄梅衣法南来，莫是行者否？”惠能曰：“不敢！”宗於是作礼，告请传来衣钵，出示大众。宗复问曰黄梅付嘱？如何指授？”惠能曰：“指授即无，惟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”宗曰：“何不论禅定解脱？”谓曰：“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”宗又问：“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”惠能曰：“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及一阐提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：一者常，二者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；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蕴之与界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；无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”印宗闻说，欢喜合掌，言：“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犹如其金。”余是为惠能剃发，愿事为师。惠能遂於菩提树下，开“东山法门”。惠能於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，今日得与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？亦是过去生中，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惠能自智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令净心。闻了，各自除疑，如先代圣人无别。一众闻法，欢喜作礼而退。